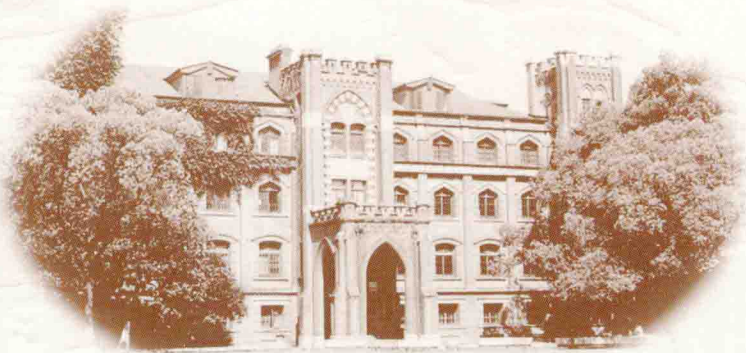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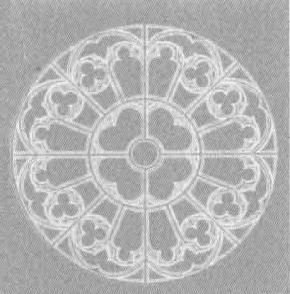
江南近代民间生活

—— 小田自选集

小 田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江南近代民间生活

—— 小田自选集

小 田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近代民间生活:小田自选集 / 小田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5
(东吴史学文丛 / 王卫平, 池子华主编)
ISBN 978-7-5672-0677-9

I. ①江… II. ①小…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华东地区—近代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274 号



- 书 名 江南近代民间生活:小田自选集
著 者 小 田
责任编辑 倪浩文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19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677-9
定 价 43.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等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苏州大学。迄今为止，苏州大学已是一所拥有6个校区、113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校。

历史学是苏州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时期。1952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设历史专修科；1955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受命南下，创建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系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史中的太平天国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等逐步成为历史系的特色研究领域，出版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左宗棠评传》《苏州手工业史》《六朝史》等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世界史教师也通力合作，先后编写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系列教材，在高校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1983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成功申报硕士点后，199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于1994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学科。1995年，结合苏州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现在的社会学院包含了5个系8个本科专业，而历史学系无疑居于龙头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更为明显，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年，获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历史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中国古代史获评江苏省精品课程；2010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因一级学科的变化，调整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相应，中国史成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而历史学科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均有斩获，成为科研中的一个亮点。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史学科即参与苏州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出版了“苏南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历史与社会研究丛

书”、“吴文化研究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落实学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各级政府部门既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又承担了多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如:《苏州通史》(编纂)、“苏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等;还构建了“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等重要科研平台。所有这些,都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源于长期办学的深厚积累,得益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更是与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为此,2012年9月,经历史学科诸同仁的充分商讨并得到社会学院的同意,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东吴史学文丛”。“东吴史学文丛”收录了我校历史学科多位在职教授的研究成果,每位教授的成果单独成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教授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特色。

在“东吴史学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王玉贵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书稿责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王卫平

2013年春节

目 录

Contents

问题与方法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2

社会史的田野气息

——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14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

——以江南为例/ 28

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

——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 44

农家生计

论近代性江南村落女红/ 58

近代江南乡村特种产品经济论/ 74

江南乡村庙市与近代农家生计/ 87

江南村妇职业结构的近代变动/ 97

乡土生活

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 108

休闲节律与乡土本色

——以近世江南庙会为例案/ 118

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

——以江南“抢亲”为对象的研究/ 126

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 145

共同体关系

日常史所谓“地方”

——由蒋梦麟曾经的日常世界展开 / 160

庙会仪式:近世以来的社群记忆

——以江南一个村落联合体庙会为中心 / 177

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成长

——对江南芝村龙蚕会的考察 / 184

乡村共同体关系的传统构建

——以近代徽州仁里花朝会为个案 / 194

日常意义

民众思想史的文艺支撑

——以江苏宜兴梁祝故事的流布为中心 / 204

社群心态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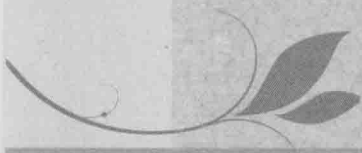
——围绕 1933 年的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 / 220

晚清大众传媒的社会导向

——对《点石斋画报》中“祥异事件”的分析 / 232

流亡中的日常意义沉思

——源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经历 / 246



问题与方法

-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 社会史的田野气息
-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
- 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内容提要】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制度性历史要素的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者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关键词】 社会史；整体性；社会结构

一、问题之由来

“整体史”书写是 20 世纪史学革命的重要成果，而革命宣言便是所谓“新史学”。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新史学”为题，力陈旧史学之弊，揭橥“史界革命”之帜。约略同时稍晚，美国史家鲁滨孙(J. H. Robinson)以同样的标题出版著作，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让史学“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1〕让中外两位史家先后揭竿而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旧史学的残缺。在 1922 年初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明确表达了历史所应具有的整体性：“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2〕鲁滨孙亦称：“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3〕与梁启超被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领袖”的何炳松 1921 年在翻译鲁氏著作时，非常赞同历史的广泛性，而对残缺不全的旧史学啧有烦言：“旧日史学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

〔1〕 鲁滨孙. 新史学(1912 年)[M]. 何炳松,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年)[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2.

〔3〕 鲁滨孙. 新史学(1912 年)[M]. 何炳松,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呢?此外还有一种专述惊心触目的事实趋向。其实历史这样东西,并不是小说;而且几件特别的事实,断不能代表人类各种事业的全部。又以为人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里面的。历史家对于乱事津津乐道,对于平时轻轻略过。”〔1〕当1929年法国年鉴派史家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时,“新史学”开始冠之以“社会史”,而整体性则成为社会史最突出的徽识。两位创始人考虑到“历史的整体”而选定了“社会”一词,并认为,“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2〕据此不难看出,整体史,其实也可称为“整体社会史”或“社会整体史”,社会是其主词,而整体是其特征;显示了社会史的一种追求。然“整体史”何谓?或问: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特征?至今言人人殊,正如众说纷纭的“新史学”和“社会史”一样。反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史学实践,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史研究并非完全同质,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从而与传统史学相区别。

二、全面的日常要素

作为特定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历史要素纷繁复杂,社会史要求尽可能多地将其纳入考察范围。梁启超明确指出,历史学应校其人类“活动之总成绩……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常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3〕。他统摄精英与平民两极,强调历史要素的“总和”。后来尽管他浸渍佛教颇深,认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但“总和”历史观基本未变;他说“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斑斑皆应入史,因为“历史是整个的”。〔4〕因为致力于对传统史学的纠偏,社会史更热衷于打开某些史学的冷门。在英国,以社会史名义出现的一些论题都不是“一般历史学家研究的兴趣所在”,诸如贫困、愚昧和疾病等社会问题史,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史,普通人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妇女、儿童等相

〔1〕 何炳松.新史学·译者导言(1921年)[M]//鲁滨孙.新史学(1912年).何炳松,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

〔2〕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1978年)[M]//J.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3.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53.

关的私域史,等等。〔1〕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史也在类似的领域扩张,而这些,在过去似乎是针对“野蛮”群落的人类学论题,像食品、身体、传说、性、仪式、社群关系……如今在社会史的旗帜下都找到了自身的生发空间。

明显地,这些要素体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关怀:前者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的生产和再生产,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而后者更关注社会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性要素,如国家层面的经济基础、政治运行和意识形态等;一是个体意义和层次上的“行为—经历”史,一是社会意义和层次上的“过程—结构”史。〔2〕匈牙利哲学家赫勒(A. Heller)指出,“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3〕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制度性结构的角度理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与活动于结构中的主体无涉,但是,按照经典作家的意思,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首先表现为日常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基于此,李泽厚先生认为,“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应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所谓“历史本体”,不是某种抽象物体,不是理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而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5〕

社会史追求历史要素的全面性,然而,全面不等于所有,亦不同于普遍。数十年来的西方史学特别是社会史,从挑战政治—军事—外交史的统治地位开始,“极大地扩展了它的求学范畴,不再是只有某些事实才有资格入选的领域……一切都变成了历史”〔6〕。实际上,对于社会史来说,“一切”只是个目标:任何历史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要素,最关键的,任何历史都不应该将“一切”作为考察的对象,我们应该放弃“由于不能具有而从未具有过的”“普遍史”的想法,因为“普遍史”是指向事物本身的,克罗齐(Croce)斥之为关于“物自体”的幻觉〔7〕,而历史却是对既往事物即史实的选择。近人陈衡哲女士对

〔1〕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2.

〔2〕 于尔德·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M].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

〔4〕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5〕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4.

〔6〕 F·菲雷.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1983年)[M].陈象淦,译.//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0.

〔7〕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

此有一段很好的意见：

历史既是人类全体的传记，他的范围当然很广。拿破仑的事业固然是历史；法兰西乡下的一个穷妇人的生活状况，也何尝不是历史。但我们又决不能把所有人类在空间里和时间的一切思想事业，都当作历史看待。我们须在那漫无限制的历史材料里，整理出一个历史来。

在撰写《西洋史》时，她给出的“历史取材的标准”非常值得参考：“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精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1〕

这里的“文化”几同于人类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这只是在确定标准，甚至在作者本人确实也只是为了确立标准，但是，只要这一标准以人类的生存为中心，它便在理念上具备了一个结构，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或简称为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话语中，所谓要素，指的就是社会要素，从属于社会结构，一切与人类生活没有关系，或者尚未发生关系的要素，都是浮云，不在讨论之列；以人类生活为中心而确立的标准，则成了社会结构的边界，社会边界内的要素才是历史要素。

人们或许对某个标准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有标准，否则无以选择史实。如此，社会史的所谓“全面”，应该理解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充实。很明显，要素贫乏的社会，只能是结构简单的社会——那是人类学和考古学重点考察的对象；面对业已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学自然需要充实要素；进入社会边界内的要素愈多，则社会结构的面目愈清晰，社会史愈趋向全面。作为对传统史学的反动，与个体生活相关的日常要素则是追求整体性的社会史优先选择的方面。

以上其实就是自年鉴派史学而来的一以贯之的思路：

年鉴学派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出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得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2〕

证之以后来社会史发展的实际，学者们所“考虑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明显偏向于日常生活。

三、实在的结构关系

追求整体性的社会史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历史要素的全面，更重要的是

〔1〕 陈衡哲，西洋史（1924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

〔2〕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2。

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方式，所谓结构性联系。究竟怎样的联系？新史学的思路并不一致。在1920年代的梁启超那里，结构性史学被称作“普遍史”：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1〕

梁启超所称“普遍史”，或“一般之文化史”，与后来西方诸种社会史界定中的一种观点——社会的历史(societal history)——非常相似：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其他各种专门史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假如要理解整个社会，那就必须把各种专门史纳入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去。

对于类似构想的实质，英国学者J·布雷维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示：

把历史的不同分支纳入一个单一框架的更有希望的方法是把不同的范围区分开来，分成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然后把这些不同的层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这种尝试的最好的例子。韦伯所倡导的传统同样可以导致相同的趋势，尽管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把这种探讨视为社会史或社会的历史的典范是讲不通的，(但)仍然可以假定最终目的是理解“整体的社会”或一种“社会的模式”，但是这种假定对这些专门史来说并不是实质性的。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规定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围，然后把它们与各种材料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2〕

直到今天，试图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作为统括历史、进而取代历史的设想，亦不过是布雷维里在这里所分析的，表面上看是为了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实质上是愤然于传统史学的要素割裂，而致力于建立历史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如果社会史的结构仅止于强调历史要素之间的纵横交错关系，那么秉持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学对此毫不陌生，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指出这种历史的联系：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抽象要素而非个体一日常意义上的具体要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43-44。

〔2〕 J·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1985年)[M]，肖朗，译，//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45-146。

素之间的关联;由年鉴学派一脉而来的社会史强调的是后者,另一种结构性关联。

“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特别指出,历史“应当研究……几十年来人们称之为‘结构’的东西”〔1〕。这东西是什么呢?他的前辈布罗代尔曾有过解释,“‘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与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其中,“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比如,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等。〔2〕勒高夫则更强调“精神状态”,或称“习俗”“心态”。〔3〕从地理到生物而意识,布罗代尔试图说明它们与“群众”生活的关系状态:

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开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例如在山区,山民有按季节易地放牧的习惯;在沿海地带,海上活动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通畅、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地持久和固定。〔4〕

这里的“结构”所显示的,已经接近日常生活的关系状态。布罗代尔自称

〔1〕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1965年)[M]//J.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7.

〔2〕 从社会史的结构性联系视角可以看到,布罗代尔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表面上看是关于时间的,其实是关于社会结构的。与一般史家完全不同,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1949年初版,1966年和1979年修订;商务印书馆1996年,唐家龙等译)中,他首先论述的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这里的“周围环境”指的是地理环境,接着他补充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一样,都属于长期缓慢型的,因而“也是长时段研究的好题材”。到了《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详细出版信息见下文)中,布氏又探讨了1400年—1800年间长时段的生物性特色。其间,布罗代尔也注意到了思想观念的长时段性:“广阔无垠的文化领域也具有相同的稳定性或残存性……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从长时段要素的不断变化中,我们能够明显体会到,长时段与其说涉及时间,不如说更深层地涉及影响社会历史要素的结构。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1965年)[M],顾良,等,译.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4.

〔3〕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1965年)[M]//J.勒高夫,新史学第35、27页。按,根据葛兆光的勾勒,年鉴学派关注的历史要素侧重点经历了一个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1968年是所谓“从阁楼到地窖”时期,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1968年以降是所谓“从地窖到阁楼”时期,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如心理、心态、精神等要素。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5-26.

〔4〕 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1965年)[M].顾良,等,译.//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4.

“结构主义者”，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的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1〕布氏的这个解释体现了社会史一再强调和实践的两个结构特征：

一是日常要素的关联。在《地中海》中布氏“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的局部的、持久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他们之中最重要的、涉及每天的生活的事物”〔2〕。从后来的“文化场”概念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日常要素的关注明显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

按人类学家的说法，“文化场”是一所房屋。在这所相当宽敞（从不过分狭窄）的房屋内，摆着各种各样的“财产”，具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从房屋的材料和形状到屋面上的尖顶，从当地的方言、烹饪口味到特殊的技术，从信仰或情爱形式到指南针、纸张、印刷术，如此等等。某些文化特征在特定场所的存在、集合和汇聚是构成某种文化的最起码的表现。〔3〕

二是稳态的深层结构。布氏是在构建“长时段”理论中注意到“结构”的，因而他的“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4〕深层的结构稳态，正是“长时段”；因此，结构是在“长时段问题中居首位”的关键词，“为长时段历史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一把钥匙”。〔5〕

如何进行结构史的书写？选择“首先与地理学对话”〔6〕的年鉴学派，指引着社会史走向地方社会。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局部地域的方便就在这儿：“同时涉及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16世纪的地中海恰是这样“一个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结论》[M]，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结论》[M]，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M]//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7。

〔4〕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M]//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3。

〔5〕 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M]//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4。

〔6〕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M]//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0。

单独的天地,一个整体”的世界。^{〔1〕}然而,布氏的经验表明,整体史的理想不可能在像地中海这样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实现,布罗代尔意识到:“必须把这个地域分小,分析它们的不同和差异,画出轴线和‘分水岭’……但太平洋规模太大,不便于我们去分析,即使比它小一点的例子也不容易着手。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文化场始终包括几个社会或社会集团。因此,我再说一遍,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2〕}于是,“地中海区域最终也局限在法国南部的蒙塔尤”,^{〔3〕}成就了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蒙塔尤》(1975年)这样的社会史典范之作:以中世纪时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4〕}它“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一个总体结构中把一种总体历史的各不同层次结合起来”。^{〔5〕}勒氏相信,社区微观世界是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该书扉页所引《奥义书》上的一段文字表明,它与人类学的路数是一致的: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

在人类学功能论者看来,地方(尤其是共同体)的结构性联系是真实可感的,因而其间的意义也是真实的:“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任何一方面,除非研究它和其他一切别的方面的联系,不易正当地明了……这样可以说,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一种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可以发现它的意义。”^{〔6〕}

社会史的结构性联系就这样在具体的地方社会中与传统史学重视的抽象的制度性联系区别开来。

四、社会维度的谱系

“新史学”革命起初不过是抱怨旧史学的政治—精英板式,革命一旦开

-
- 〔1〕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施康强,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2.
- 〔2〕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M]//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8.
- 〔3〕 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M]//J.勒高夫,等.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5.
- 〔4〕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年)[M].许明华,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按,国内亦有将Le Roy Ladurie译作勒·罗瓦·拉杜里或勒鲁瓦·拉迪里。
- 〔5〕 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M]//J.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9.
- 〔6〕 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M]//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始,不同的天地随之洞开。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代年鉴学派直抒抱负:历史学不能满足于在这里或那里开辟一些新的视野,它要求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表现整体的历史。^{〔1〕}结果,鼎成社会史的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等社会维度衍生出相应的谱系。

首先是特定维度内部的谱系。勒高夫在说明社会史整体性时说:“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2〕}在此,每一维度自成谱系:政治—日常构成事件维度谱系,精英—民众构成人物维度谱系,动态—静态构成状态维度谱系,价值判断—述而不作构成态度维度谱系……纲举维度的两端,就演生出全景式的历史场面,是为整体史。

从历史维度的内部谱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历史维度之一端,传统政治—精英史在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地位。从研究领域看,政治史与社会史存在着间接反对关系,所以英国学者G. M. 特里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提出,社会史即为“撇开政治的人民的歷史”,但是,“撇开政治”绝不意味着政治史与社会史在历史领域中的对立,而是互补。他所希望做的一切是去“公平处理”,复原部分历史,复原那已经被严重忽视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对于特里维廉和他的现代同道来说,社会史补充并增补了传统史学。^{〔3〕}这样的“增补”恰恰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通过弥补民众—日常生活事件的缺项,而与精英—政治事件交相辉映,形成历史研究的整体。尽管一些中外社会史学者对政治史一直颇有微词,那不过是在发泄对其垄断地位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推翻垄断而相应地增添日常生活的内容,便显示了社会史的整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显示了整个历史的整体性。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想象在历史事件维度中缺失政治事件之维,正如日常事件之维的缺失一样。布罗代尔在写完《地中海》的一、二两部分之后,“经过长期犹豫不决”,认为还是不能缺少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热衷的“事件、政治和人”;在他看来,“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

〔1〕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M]//J. 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5.

〔2〕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M]//J. 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9.

〔3〕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M],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37.